

迷茫年少时

——我的“文革”记忆

MIMANG NIANSHAO SHI —— WODE “ WENGE ” JIYI

于斌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茫年少时:我的“文革”记忆/于斌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ISBN 978-7-01-014431-3

I. ①迷… II. ①于… III. ①文化大革命-史料-武汉市-1966~1976
IV. ①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5494 号

迷茫年少时

MIMANG NIANSHAO SHI

——我的“文革”记忆

于 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291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14431-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篇 小学生的快乐与梦醒

昙华林小学	3
从花园山说到吃	9
歌舞升平的日子	14
学习的榜样	21
迷 惑	26
惶 恐	28
我的同桌	33
童年梦醒	39

第二篇 野少年的脚步与疑惑

破灭的滋味	45
破“四旧”	48
大串连	56
大串连的余声	68
红袖章	71
武斗 1	77
武斗 2	84

迷茫年少时——我的“文革”记忆

夏夜的星空	89
迷路的鸽子	92
逍遥的围棋	95
渡江悲剧	102
毛 蛋	108
“拐子”	115

第三篇 复课的喧闹与悲凉

茫然的校园	121
不认爹的 D 同学	128
大街上的喧闹	134
忆苦思甜	139
阴暗角落	142
说点父亲	146
上了几天课	149
五七干校	151
送 别	162

第四篇 高中生的希望与无奈

新的希望	171
几次劳动	174
高中不如初一	177
下农村同学带来的震撼	181
与当兵擦肩而过	188
巴黎公社与国际歌	191

干部子弟	198
被扭曲的灵魂	202
不务正业	210

第五篇 年轻人的追求与成长

收音机	217
票及“三大件”	221
战斗的 1973 年	226
良师益友	232
天南海北	242
承受羞辱	248
北京来的代培生	253
反“开后门”	259
混乱的 1974 年	265
听老师们说笑话	273
书信摘录	276
大学梦	287
批判的 1975 年	295
青 工	300
音乐与诗	308
寻找新生活	316
惊心动魄的 1976 年	319
后 记	327

第一篇

小学生的快乐与梦醒

昙华林小学

在武昌城中，有一条名气颇大的小街——昙华林。50 多年前我走进了这条小街，进入的昙华林小学。到了六年级，中国历史上特殊年代的大幕徐徐拉开，当年遇到的很多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前不久刚发生过一样，一幕一幕是那样的清晰。

昙华林小学的前身是清朝武昌卫衙门遗址，相当于城防司令部。进入民国后的 1913 年，在该遗址上办起了湖北女子职业中学。1945 年改为昙华林小学。

1961 年我上学的时候还不到 7 岁。学校已经开学了，幼儿园里那些比我大的小朋友都上学去了，我还留在幼儿园大班。有一天，幼儿园的园长把我带到昙华林小学二楼老师的办公室，办公室有好几个老师，园长找到两个老师后，大概是跟她们说我上学的事。说完以后两个老师就坐下来，把我叫到面前问我一些问题。估计是老师对我还算满意，看着几个老师商量以后，就由其中的一个老师把我领到楼下的一个教室里。同学们正在上课，在带我来的老师把我交给上课老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有我幼儿园一个的小朋友坐在里面，居然情不自禁地大声叫他的名字，但是马上被老师制止了。我没有书包也没有书，就暂时安排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园长看我坐下来就离开了。六年以后当我再看到她时，她已经是才从井里打捞上来的一具水淋的尸体了。

我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我也开始当小学生了。后来我经常想，

一般情况下早一年晚一年上学无所谓，关键是如果没有幼儿园阿姨的努力，我肯定就是晚一年上小学，那样我就不可能参加“大串连”，不可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事，那就是走的另外的路，认识另外的同路人，所有的事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的一辈子很多事都是在阴差阳错中过来的，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到了高年级，我才知道县华林小学是武昌区的重点学校，我们班是重点班。这不是王婆卖瓜的说法，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经常有公开课，就是其他学校的老师到我们班来一起听老师讲课，看同学们回答问题。外面来的老师把教室挤得满满的，他们经常是露出满意甚至惊讶的表情。公开课上多了，我们也习惯了，看见有其他老师来，无非就是坐得更端正一点，上课不讲话，积极举手发言，内心还多一点自豪感，我们也知道，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我们班的同学基本上都住在武昌县华林附近，班上老师的子女比较多，附近几所中学和本校校长、教师的十几个子女都在我们班，还有工人、农民、干部和医生、教授、工商业者、地主、资本家、自由职业、店员、城市贫民等家庭的孩子，还有的在填写成分时填的什么独立劳动者、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等，五花八门。当然，还有什么“右派”甚至“坏分子”之类。那时我们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但想不到这各种各样的成分，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成为无形的印牌挂在他们身上。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但当时没有人很在乎谁的家庭怎么样。最多也就在心里知道谁的爸爸是实验中学、十四中学、二十二中学的校长、教导主任。大家更在乎的是班上那些左臂上带着三个杠或二个杠的同学，她们分别是少先队的大队长、中队长、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等等。

说县华林小学，不能不说到十四中，因为十四中也在县华林这条小路上，离我们学校很近，学校里很多同学的哥哥、姐姐都在十四中上

学，从地缘、人缘上十四中就像我们小学的兄长一样。十四中学历史上也曾辉煌过，为湖广总督林则徐所建，1905 年左右被张之洞改为学堂。

当我还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常听同学们说，哪个同学的哥哥或者姐姐考到实验中学或者十四中了，谁的哥哥或姐姐怎么“杠”。我没有哥哥没有姐姐，只有妹妹和弟弟。我内心其实是很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同学，好像他们有人带着，有人帮助，有人保护。我没有也只能是在看见同学和哥哥姐姐在一起时偶尔投去羡慕的一瞥。当然，也有好处，我可以更自由的玩，反正我在班上成绩不差。玩，对我来说是简直就是奋不顾身的事。

同学们关系很融洽，几个关系好并且是同路的同学上学放学经常邀着一起到什么地方或者到哪个同学家里去做作业，作业很快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大家一起玩了。昙华林一带的好房子真不少，但是都比较陈旧。有些同学家就住在两层楼的小洋房里，有的住的则是深宅大院。当然，一般都是好几家一起住。不过，那时候我们不可能对这些房子有什么兴趣，只是后来才知道原来昙华林曾经有那么多名人住宅，有那么多近代史上的故事。甚至有人评价昙华林“形象地展示着中国近代革命史、教育卫生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建筑史、宗教文化史和武昌城邑文明史，内涵深厚且密集，资源丰富又集中，不仅为武汉其他城区所没有，在全国也属罕见”。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但是起码这样的评价不会离谱。我后来看过福州的三坊七巷，感觉与昙华林相比是各有千秋。

其实，这些名人住宅对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了，随便哪个同学家或者附近一定有这样的房子，太多了。小时候玩游戏、躲猫猫，经常在这样的房屋中窜来窜去，大人们是不管的。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玩游戏“官兵捉强盗”，别人当官兵来捉我这个强盗，说好不能出那个房子。那个房子是个很大的平房，平房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前门在崇福山这条小巷，后门出门拐个弯就到得胜桥的街上了。那时候这样的房子

不少，都是前门在一条小街小巷，后门却是另一条小街小巷了。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开始后，我一直往后门跑，躲进了一户人家的门后面，可是躲了半天没有小伙伴来找，我突然想起上次看了娃娃书《岳飞枪挑小梁王》，后面的《岳母刻字》还没有看，我想去看娃娃书算了，谁要你们半天不来捉我呢。我溜出了后门到得胜桥的娃娃书店里看《岳母刻字》，书拿到手就完全把官兵捉强盗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等我看完《岳母刻字》，再从那个后门溜进去时，那些小官兵还在挨家挨户到处捉我这个强盗。反正我已经看了《岳母刻字》，就让他们捉到算了，尽管他们说我“痞”（武汉话，不守规矩），我不认就完了，因为有多间屋，谁知道躲在什么地方？

五年级时我和几个男生到一个女同学家去玩，她住在十四中那边美院对面的小沙湖旁边。那时候的大沙湖和小沙湖加起来有现在沙湖好多倍大。同学家门口有个小塘，同学说塘里有蝌蚪了，我们去捉蝌蚪。不料有个同学不小心滑到塘里，他还不会游泳，只能不停地在水里扑腾，一个同学赶紧跑到家门口拿了一根晾衣服的竹竿让他抓住，我们再把 he 拉上来。此后同学的家人再也不许我们接近水塘了。那时我们完全是在“散养”的环境下成长，小孩子就像放出去的鸡、鸭、鹅一样，特别是一家小孩兄弟姊妹好几个，出了窝出了笼就自己到处跑，但是知道该吃东西、该睡觉的时候就要各回各的窝或笼了。只是当时我们体会不到“散养”的幸福，所谓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大家都一样。这种“散养”的方式与当时居住的条件、兄弟姊妹多、大人的情况、社会安全环境等因素也是分不开的。

我家住在离学校很近的崇福山，属于戈甲营居民委员会。出家门过两条小巷拐两个弯就到学校。我家住的是老平房，有个小院子，院墙那边是一所老学校，小时候只知道那个学校叫“图专”，后来才知道那是图书专科学校，成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亚洲第一所图书方面的学校。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了，但是在一面老墙上还安着武汉市政府的

三块牌子，注明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一次少先队开会要同学们谈理想。

有的同学说，我长大了要在长江上修更多的桥。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唯一的一座桥，是 1957 年苏联专家帮助建的，这也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

有的同学说，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医生，给好多的病人治病。我想我的小姨就是武汉医学院毕业的，可是毕业以后听家人说，因为成分不好，被分配到遥远的敦煌，在那里当医生。我小舅舅从实验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医学院，正在学医。

有的同学说，我长大了想当一名老师，像我们的老师一样，站在讲台上。老师？我不想当，我想我大舅以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参加了抗美援朝，拿回来那么大一块玻璃框的奖状，奖状中间印着“人民功臣”四个红色的大字，后来还是因为成分不好被安排到北大荒，在那里当了教师。

有的同学说，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工程师。工程师对我来说也没有吸引力，我母亲的表哥曾经是刘家峡水电站的主任工程师，是以前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经常到我们家来，每次都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这讲那，但是前些年因为对刘家峡水电站建设提意见和瞧不起苏联专家被划为“右派”，不说主任工程师，连工程师也不要他当了，在个什么地方劳动改造。

还有同学说要当火车司机，开着火车在祖国的大好河山奔跑；有的同学想当画家画出祖国的美丽河山；有的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有的想当一名飞行员在祖国的蓝天上飞翔……

那时，我们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充满憧憬的。教地理的杜老师，上课时在黑板上一笔就能画出中国大陆的样子，然后就是画长江、黄河，令我们惊奇。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脉……，塔里木盆地，

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他用粉笔分别标出它们的准确位置，他用那黑板和手中的粉笔把我们幼小的心灵带到了祖国遥远的也是我们向往的地方。

我觉得同学们说得都很好，很羡慕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但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的确没有想过我长大了要做什么这个问题。那时候除了想玩以外真是没有去想什么“理想”。

从六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并没有多少异样的感觉，但我们明白过几个月将要考初中了。那时人们对考初中并没有看得那么重要，绝对没有现在小学六年级学生这种压力。不过我们也知道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十四中等一些中学都是重点中学，希望自己能考上一所重点中学的愿望还是有的。班上成立了几个学习小组，我也没有参加。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现在想起来，那时人们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只要有饭吃就满足了！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显得那么平静、平常、平稳、平和、平凡甚至平淡。

从花园山说到吃

县华林小学的南面直线距离百把多公尺有座小山叫花园山。六年级时从我们教室的窗子可以看见花园山，当然，在花园山上也能看见我们的教室。花园山说起来是山，其实不高还很小。东西长大概就三百公尺左右，南北宽处不到一百公尺。从山上可以看见不远处的蛇山、长江大桥、长江对岸的龟山、江汉关，还有实验中学旁边凤凰山高炮阵地上的高射炮，那些高射炮是保卫长江大桥的。

花园山东南面有一圈院墙，里面是育婴堂。作为小学生的我们都知道育婴堂是解放前帝国主义国家的修女院，专门收留中国婴幼儿，然后给婴幼儿吃发霉的奶粉和粮食，害死了很多很多婴幼儿。花园山中间有个亭子。亭子里面埋的都是育婴堂里死去小孩的遗骨，据说从 1928 年开办到 1951 年接管，进育婴堂的婴儿有 5 万多，活出来的才一百多，我们就把这个亭子叫做白骨亭，这是我们经常接受教育和玩耍的地方（现在这地方成了神学哲学院）。解放后把那些死去的婴幼儿遗骨集中起来，埋在了白骨塔里面。白骨塔占地面积约九平方公尺呈棱形，塔尖顶不高，塔中间有汉白玉碑文，碑文上记载有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婴幼儿的文字。我们在学校的组织下，来到白骨塔前，接受帝国主义的修女们是如何残害中国婴幼儿，我们生长在新社会的儿童是多么幸福的教育。

那时，花园山北面山坡上有一排粗壮的大槐树。每年五月，当槐树枝枝弯弯的挂着一串串、一簇簇洁白槐花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的不是美，而是清香和口馋。我和周围的小孩一样，拿根绑着铁丝的长竹篙，

去钩下那些槐花，直接放到嘴里吃或者拿回家用面粉和着做槐花粑粑，吃起来真是香甜可口。但是当槐树下面的槐花被钩完了，长竹篙也够不着的时候，我就只能找那些会爬树的同伴们要了。因为我学着别人爬树的姿势试了多次，怎么也爬不上树，开始我以为是槐树太粗，后来找稍微细一点的树试，还是不行，只能在上树的时候往上冲一下，就只能抱着树不动了，否则人就往下掉。所以我这时只能在槐树下眼睁睁地看着爬上树的小孩去钩高处的槐花，我在下面捡，以求能分几挂拿回去也能再做几块槐花粑粑。

说起花园山的槐花可以吃外，花园山还有一样东西被人吃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有人在花园山挖观音土吃。我们知道山旁边有些发白的土叫观音土，人饿极了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是可以观音土来充饥的，但是不能多吃，据说吃了观音土就拉不出屎，吃多了就要死人。当然，吃观音土的事我没有看见过，更没有吃过，但我们这些小孩都听说过这些事。

说到吃，有几件事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是在花园山西边的山坡带，有间比较大的有点像小教堂的房子，以前那是居委会开会的地方，大约在1959年，这里改成了公共食堂，周围的人都可以到这里吃饭，不要钱，我年纪小，吃不了多少，但是我也去吃过，吃饭的时候到了，在家里拿个金属小碗，有专门打饭的人在一个大木桶里给我打点饭，在旁边去夹点菜。公共食堂里还摆了一些桌子、凳子，很多大人就在那里吃，也有打回去吃的。但是没有几天公共食堂就关门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大跃进”什么“共产风”，说起来这辈子也曾经过了几天“共产主义”的瘾。那个年代由于全国大炼钢铁，到处是亩产几万斤粮食之类的荒唐事，导致了后来的三年灾害，才有吃树皮吃观音土之类的事。

第二件事是一次家里快没有米了，应该说是想买也买不到米，父亲找当时省粮食局的局长批条子买了一袋干萝卜丝，偷偷摸摸背回家，全

家人好高兴，吃饭时没什么米，都是萝卜丝，但这比饿肚皮好多了。锅里碗里都是萝卜丝，其中有一点点零零星星的米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这辈子都忘不了。后来萝卜丝吃完了，不久，又找那位局长批了一袋红薯丝。也是放点米蒸着吃。尽管这样，我的妹妹、弟弟还是相继得了肝炎。这里我想为父亲说两句话，不要说他“开后门”去买萝卜丝、红薯丝不应该，在很多老百姓都在饿肚子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饿死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父亲他难道就看着家里没有吃的了还无动于衷吗？真是被逼无奈，只要有一点办法也都会去搞点吃的回来。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找省粮食局的局长批条子也就是一点萝卜丝、红薯丝，这个后门开得大吗？可那时候却是很大的后门。看看那些动物为了抚育后代奋不顾身的行为，何况是人！为了生存当然也顾不了太多。

第三件事是有一次我和父亲出去，在得胜桥的一个小食品店门前我看见有蛋糕卖，当时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蛋糕了，当我说我想吃蛋糕的时候，父亲问了价钱大概是嫌太贵，犹豫了半天，想带我走。我不可能那么懂事，食品柜里那小小的蛋糕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而且那个卖东西的人还在帮我说话，劝父亲买。父亲看我那个馋样子终于下了狠心把手伸向了口袋。当我拿到那块小小的蛋糕时，我舍不得马上吃，蛋糕好不容易从柜台里面到了我手上，拿在手上还想多看一下，蛋糕有我半个小手那么大，我真是好高兴啊！当我还没高兴够，还舍不得往嘴里放的时候，突然间蛋糕就没有了，是一个小男孩从我手里抢走了蛋糕，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那个小男孩已经把我的蛋糕全部塞进了他的嘴里。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手还放在胸前，呆呆地看着小男孩，他跑了几步蛋糕就已经到他肚子里去了。父亲也没有准备，还在等卖蛋糕的人慢慢找钱。当父亲回过头看到这一切后，也愣了一会，然后牵着我的手说，算了，那个小孩也是饿坏了。这件事的每一个细节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

第四件事是那时我们很多小孩最喜欢吃的就是猪油拌饭，但就是这

个猪油拌饭对我们也是奢侈的，不能经常吃，因为猪油也很少。我们很少很少吃肉，一点萝卜白菜里面也没有什么油，肚子里没有油水，我们叫寡人。我有时实在是馋了，就趁外婆不在厨房，赶紧去挑一点猪油往饭里面一塞，猪油在热饭里一会儿就化开了，或者再加一点酱油一拌，那就是我们香喷喷的美味佳肴了。但是猪油挑多了，外婆也会知道，就那么一个装猪油的小坛子，是经不起我挑几次的，所以我也只能偶尔为之。有时跟外婆直接说想挑点猪油，外婆也不会阻止，但是我知道她心疼。我就是再馋，也还懂点事，能感觉到后来才学会的“适可而止”那个词的意思。

我抓蚂蚱喂鸡也是有道理的。家里养了几只鸡，一般是不会去买鸡蛋的，就靠它们生蛋，老母鸡连着生两三天蛋也会歇一两天窝，人都没什么吃的，鸡能吃得好吗？有一次我太想吃鸡蛋了，别的小朋友告诉我，刚生下来的鸡蛋最有营养。那天我就看着一只母鸡趴在窝里，我在旁边等着，老母鸡趴在草窝上似乎一点也不急，它时而把脖子扭向我，还看着我，好像很奇怪，怎么今天要看它生蛋呢？我想它快点把蛋生下来，趁外婆不在，赶紧把刚生下来的蛋吃了。终于我看见鸡开始用力了，鸡身也慢慢起来了一点，我知道它开始下蛋了。一个黄黄的大鸡蛋终于从它的屁股里掉了出来，但是我不能马上去捡，因为这时候鸡还要趴一下，好像是要缓口气。我等了一会，看它还不出来，再不出来外婆就要回来了，就过去把它赶起来，鸡慌慌张张地跑开了，不停地唱着咯咯蛋、咯咯蛋的歌，只是今天唱得有些惊慌失措，好像对我有点不满意，它当然不知道我想吃那个蛋。我拿起热乎乎的蛋，用手擦了一下，拿只筷子把蛋捅了一个洞，就这么喝了下去，感觉真好。外婆知道那天鸡会生蛋，这一天是我撒了谎还是怎么样就不记得了，但是喝那个热乎乎的蛋也是会记得一辈子的。

以后看到反映那时人吃人的文章时真是毛骨悚然，联想到父亲曾在鄱阳地区山里搞“四清”，回来后说过那里有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一家